青崖集

二

欽定四庫全書

青崖集卷一

元 魏初 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成下走飛音亮龍向春水生波頭[illegible]風

[illegible]長句寄[illegible]以去數君侯[illegible]處[illegible]車

[illegible]火[illegible]年盡駐梁州民物沸歌謳

看紙來[illegible]家[illegible]火[illegible]杏花口鳩輝輝虎頭黃節道看

多除折前村月底一壺春酒追隨梅花解軟肝腸鐵萬事儘悠悠只固吾窮節　愁絶倦遊歲莫棲遲風雨一枝鳩拙意廣才疎事與古先殊别夢中鄉國鬧時獨上城樓角聲旗影供淒切醉裏倚闌干滿西山晴雪

滿江紅寄何侍御

少日肝腸雲夢地氣吞八九今老去才疎計拙百居人後倦處收回行跡御懶來喋却吟詩口算從前四十九年非如回首　風與月須長久誰放我成三友笑官倉

又為書史王愷甫壽

年少才華文字裏已曾相識還又喜栢臺高選我承飛檄筆底輝輝多古意幕中隐隐當勍敵更令年相從入川来良多益　心與膽當如石須不負文章力要他年事業轟騰霹靂自覺空踈成底事愛君文雅吾平昔把清江都與釀成春如鯨吸

又為雙溪丞相壽

借問中朝誰得似相公勲舊記前日風雲慘淡雷霆奔

餘事不妨清酌今日文昌虛八座騷毛莫遣星星却要
袖中霖雨洗乾坤浸寒廓
天造雲雷問誰是中原豪傑人盡道青錢萬選使君高
節自有胸中兵十萬不須更事張儀舌看千秋金鏡一
編書心如鐵　天下利君能說天下病君能切要十分
做滿黑頭勲業樂府新詩三百首篇篇落紙揮氷雪更
醉来鯨吸捲秋波梧中月

又

登汪師展江樓次張周卿韻

沁園春 留别次張周卿韻

自揣平生百無一能此心拙誠甚年來行役交情契闊東奔西走水送山迎遥望神州故人千里何意今年共此行瀟瀟雨算幾番茅屋燈火殘更 從教長路敧傾拚一醉都消磊磈平向白雲直上君吟我和緑波江畔我唱君賡恰到相逢又還相别慙愧人間功與名長亭外望野烟春草不盡離情

又送霍國瑞

鷄舌濃香朝馬晨鐘十載禁庭恰行春緑野從容冠蓋人家烟火相望昇平一夕霜臺又頒新寵白璧青錢到姓名人爭道看春風袖裏霹靂揮轟　誰憐漢水孤征得旗旆相從有此行愛風流凝遠長歌細飲青燈夜語款曲交情恨煞文書官程未了又到慇懃唱渭城百年裏算悲歡離合幾度長亭

又

次張可與郎中韻可與郎中與晉卿德昌以樂府相唱酬不揆奉次

三子追隨文筆崢嶸相如上林正遥山雨過嵐光湧翠

平湖風起天氣行全老我何堪頹然於上得共停舟賞

此音高歌罷似千山月冷萬壑龍吟　玻瓈莫厭梧深

儘塵土機關苦用心對湖山如此安能不醉交親知己

何處重尋慷慨中流闌干拍徧離合悲歡一古今明朝

去向滕王閣上暮雨孤斟

水調歌頭　送張夢符

一代橘軒老胸次浩無窮當年比度元李氣象鬱相同

況是文章翰墨澉澉龍拏虎躍又得復齋公俯仰想前

輩風采照區中　羨君侯三尺劍六鈞弓風雨墮地奔走齷齪笑田翁今日衣冠華選前日龍門桃李歌咏入清雄看取次回去奏論大明宫

又喜雪

南國晝多霧大是寫真詩令年何許風色吹作雪花飛人道使車剛節我道使車和氣此語未應非簿案儘叢雜梅竹復參差　釣魚君今老矣復何之人傳日邊消息四海入皇威况是鬍張癯霍偶有相逢今日時更吐

奇辭朱子有佳酒連為倒瓊巵

感皇恩 次商參政韻

睡起獨登臨不禁殘酒樓上闌干壓晴柳好山凝望良足慰余心友風烟春近也平安否　畫戟朱門誰堪炙手茶社詩盟要長久年來和夢無復東奔西走麒麟新畫像從渠有

鷓鴣天 次姜御史韻

雨過鷄窻覺夢清文書一束五更燈愁於飢鵲癡於鶴

膝上諸孫玉不如　花簷簷竹踈踈風流好箇壽星圖

平安日月從今數百歲平頭儘有餘

又

贈王敬之御史耿伯玉臺掾

去歲新秋別鳳城今年春早會秦京人生離合知難定

客裏相逢重有情　花淡淡柳青青半風半雨若為平

清明得暇還相覔醉倒沙頭碧玉瓶

又

室人降日以此奉寄

去歲今辰却到家今年相望又天涯一春心事閒無處

兩鬢秋霜細有華　山接水水明霞滿林殘照見歸鴉
幾時收拾田園了兒女團圞夜煮茶

江城子為祖母夫人八十之壽

如兒花額粉香勻點粧新看來真八十風流都屬太平
人長日篆煙琴一曲瓶水暖麝煤薰　酒烘仙頰暈微
醺洞庭春要平分兒女團圞語笑重情親更看藍袗紅
袖舞歌婭姹小諸孫

南鄉子贈友人

點絳唇　次商台符韻送何侍御

昨日郵亭樹頭一帶青山晚綠波清淺人與天涯遠

今日相逢綠蟻新醅滿歌聲斷落紅零亂夢逐春來鴈

又　為孫叔庸壽

月底秋吟愛君星斗銀河句拍江風雨認得迴舟處

十角黃牛曾是生平語相將去綠雲千樹作箇菟裘計

浣溪紗　為劉歸愚壽

前輩風流有幾人拚教詩酒百年身小紅燈影近新春

醉裏肴花城外寺閒來課種水南村人間百僞不如真

又

心地寬平見壽徵鬢鴉匀薄只青青從今却是數松齡

又

除却弄孫無一事閒時針線困時行小兒新語喚文苓

又

燈火肴兒夜煮茶琴絲香餅伴生涯秋霜原不黲宮鴉

十月好風吹雪霽一天春意入梅花壽星人指是仙家

序

遯齋先生詩集序

先生諱元節字子元遯齋其自號也弘州人渾源劉南山翁以女妻之傳其賦學中進士第雅尚氣節不隨俗俯仰仕至宻州觀察判官既罷即逍遥鄉里以詩酒自適年五十餘以卒壬辰北渡元遺山名重一時於人品於

已一有計較則私矣今天子仁聖克肖天德際海內外
罔不欲覆燾至元三年既受諸國朝賀將遣使諭日本
用敷宣聖意命朝臣擇其人宰相以令殷君侍郎應其
選制曰可京師去日本不知其幾千里也殷君受命言
笑自若用是知殷君能審輕重者矣通經術者矣公無
私者矣非其侑之後身必有以得侑之心者矣然則通
烏氏開身毒置交趾郡不患其不能辦也燕大夫士咸
有歌詠順聖魏初為之序云

素庵先生事言補序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自世變不一有委心於權謀謂之知死心於勢利謂之通苦心於雕蟲篆刻謂之文故立德者鮮立功者鮮立言者亦已鮮久矣嗟乎士君子所以垂憲於後顧所學何如耳遇不遇不論也素庵楊先生少羈孤致力古學為名輩所推重嘗著事言補三卷至元二十五年其壻陳祥觀農江西以其書示初請序所以意初年十六七時曾侍我先大父玉峯

亡者存焉耳其自序謂書勸戒益學孟子亦不異於歐陽公也有能識先生之志採先生之言其於事功不可謂無補至於論文字紀風俗遠讒嫉安困窮先生雖得而録之非有意於文也茲又不可不察順聖魏初謹序

山莊雅集圖序

古今一天地也人物一元氣也元氣一古今不可以二故山陰蘭亭之集春夜桃園之宴竹林七逸洛下九老雖鉅細不同其託物興懷自得天地之妙者豈以古今

有二哉至元丙戌馬卿德昌拉諸賢出錢塘門或舟或騎要以陳氏山莊此君亭為約既至亭在萬竹中軒户足清杯盤足古酒數行談議蜂起笑謔間作觴猛於陣詩嚴於律薰陶浹洽其氣象有大不凡者明日諸公咸有樂府以歌詠其事又令子昂趙君圖之且囑余序所以意余謂湖山拱秀花竹呈麗此不必論第我輩所以自立者其一於古其不一於古余於是有懼焉敢序因以例和樂府附之

送尉生序

雲川尉生從余學將歸覲其親求余言為佩服之資余謂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於修身齊家各有叙程朱兩先生於語孟中發之詳矣苟能熟讀而力體之古人不難造也生其勉乎哉先儒謂教人者如醫家對病用藥若曰必揭其受病處從而藥之生亦質美嗜學而謹於守畦畛者也余不能言余嘗以書獻當路者其自謂則曰讀經以治心為主不泥章句

讀史尚氣義不喜敢死惟力之士作文先大體主意而鄙雕刻涉世貴知義有守而恥不通此余所願學而未至者也今亦以告生生其勉乎哉

送尚秀才序

厥初生民倥侗渾濛雖秉彛罔不在越匪修弗率未有不替於天性之初惟彼玉石既切復琢茲用異于塊礫惟彼箘楛既括復羽茲用應于機張惟彼稼穡既耰復鉏茲用望於有秋若古有訓黃帝堯舜氏作其政一其

民醇其學罔攸顯道亦無不在逮文武成康人民匪彛防慮周遠越百姓里居罔敢不敬天德惟稼惟穡朝夕克服厥躬間於藝穫時則有若庠序有若老成詢茲大倫不暇他以為不惟不暇亦不敢周德既衰重耳小白迭為盟主沽功府利誕惟厥縱于匪彛其後有國立王亦罔克念聽則或專於兵於刑於權謀於鈎距於捭闔於縱横於鬼誕於貨於佛於玄百孔具出於是先王大道泯泯棼棼日入于壞學者尚賴六經孔氏之學僅存

名者富貴不論也世變既降士氣益弱天民大人即不敢論而所謂志功名者尚邈乎其無聞焉是以竊位茍祿之譏偹員全身之謗往往有之玆感激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有不能自已者然也吾友王君之問肅而剛約而有文在今賢相君廉公賓席有年矣至元歲丁卯將挐車詣京師余恐其遭罹頓挫遂有落寞不平意於其行乃飲之酒以張其氣且與之言曰廉相君方以天下為己任故雖荒僻窮陋一有奇俊猶將搜抉欲共升之

朝況其美材巨璞已在其宇下者乎吾子可毋慮所慮者惟吾子去就之當否與持心之變與不變爾就之不當而富且貴人孰以為榮去之當而貧且賤人孰以為辱世之茍得患失之士泛泛踽踽脂韋囁嚅若水中之鳧若轅中之駒若饑龍之乞憐何沒沒敗人意如是耶吾子懐抱利器有賢君侯為之依歸持此心以往能不為風俗所移易功名不難辦也吾子其行矣

送王國賓序

君子非無名之患無令名實難名身之文也言名之輿也言之不辟名之不遠宜哉昔叔孫豹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德上也功次也言又次也咸無焉爲衆人生爲五穀蠹死與草木朽何没没也夫或曰言以駕說者也學者將務駕其說則冥行擿埴道莫之索其次用何如也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存乎命故堯禹躬行仲尼皇皇非命乎非命乎堯禹不言之孔子孔子能言之堯禹非堯非禹余以春秋論語

為贅疣棁之藻童子之雕刻施之天下壯夫不為末也末可勝乎是以華而不實蕩而不法君子耻諸余友生王子國賓有志于言將以是鳴于世者也余願子以孝敬為冠屨謙讓為襟帶中庸詩禮為佩服則其言之出也鏗乎球琳琅玕之戛焉燦乎絺綌錦繡之錯焉於以補造化於以變風俗於以叅天地之盛衰不然何名之多言足貴哉子行矣他日有遨遊諸侯間氣象焰焰者非子而誰

送歸愚劉丈尹新河序

近代用人之法不過曰資曰望而已資以御其常望以御其變常者有司之事變者宰相之公知其變不知其所謂常則鳳鳴而鷙翰顏狀而跖心者得冒進矣則夫拔於稠人之中任以不次之位非明眼者不敢遽以旬月取相一歲累遷者為至當故范文正公立朝抗論置百官圖指示曰某遲某速此公此私意者范公不敢一於變而必為之防限者杜私門抑干進為後世定法也

知其常而不知其所謂變則一枝棲鸞百里不足展驥足者亦有之矣則夫積日累久循序平進非體道者不敢遽以十年不調七十為郎者為至公故寇忠愍公當國除拜見吏持例簿進却而弗視曰宰相器使百官若皆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意者寇公不敢一於常必為之振舊革弊古者取人才求實用從當世之公議也大抵用人者不可不安其常而亦不可拘於常安其常而不知所以時出其不常之用以神吾之常則其弊

也不可止國初法令簡易將相大臣皆得以意辟召逮中統至元之間肇定銓格俾循序而進久變而忽常人固以為駭方常而遽變人亦以為駭噫當是時器使百官吾知其為難矣雖然銓格既定因其有常才者待之以常因其有非常之才者待之以變從施橫設無往不可顧吾所自立者如何耳無患其坐廟朝為天子進退賢不肖者不能也五叔歸愚劉君才而望者也今循序尹縣屈而不伸益可知已雖然孔子嘗為委吏矣必曰會

叔也宰相所以造化是法者也雖姑以常待士初不敢必其終以常待士也幸吾叔不以常自處則宰相自不能以常待吾叔矣異時聞新河治最宰相奏白不敢以常尹長遇之然後知初言為不妄也於其行謹以是序送之

槀城尹闞君哀挽詩序

至元五年三月朔槀城尹闞君子玉卒明年其孤子某泣謂初曰先人少遭閔凶挺身自樹立行唐邸侯尤器

邸侯作北嶽露臺記間與語喜道河朔諸將事迹且曰
某少時不學好騎射貞祐間河北豪傑並起某時因邸
侯數相與往還用是得其事迹為詳每念古人遭際草
昧功名事業播在人耳目至今不朽者以其史傳為考
實故耳今國家立經陳紀百度修舉他日太史氏必求
訪遺逸某將封諸將事實以獻不識何如初應曰昔韓
昌黎以李翰林所為張巡傳雖頗詳密尚有闕者又不
為許遠立傳愈痛之為作張中丞傳後叙具載巡遠事

垂不朽又有答元微之侍郎書論甄逢父濟卒不汚祿山父子宜得書初嘗以是推愈心知其賢于人者益遠夫忠義感激之士魁巍偉儁之迹要當與白日爭輝不幸一旦磨滅而不聞豈不深可惜也君能擴推是心則他日登要津秉國政必不肯蔽賢以自售比之闇人之善頷而下咽小有過必極口暴露而後已葢相去萬萬也別後方期大用以展布所長不意遽有此不祿令吾子將懇求縉紳先生之哀辭以為泉下之光是亦吾子

之職分耳初聞令先君與藏春相君最相愛念相君名重天下衣冠所倚望此正遺山所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初敢為吾子發之初再拜序

記

江漢堂記

堂在漢中其始構與構之之所在今不可考其字則魏了翁之所書也了翁宋名士其所以書必有以也聖元

有漢中幾五十餘年名公鉅卿典是郡者非一能不棄了翁之所書揭之於公署之後堂亦必有所取焉耳第以歲月逾邁風雨頹圮一往一來或未知其所以然為雉豕蒿礫所溷雖漢中士大夫不知有了翁之書者況究了翁之所以書者乎至元十四年陜西四川道提刑按察副使安公士甫以才得尹是郡乃葺其堂而了翁江漢之名始出余適以按覈至公與余有一日之雅俾余記所以意余不敏不能度公意敢私為之說以詰公

曰綵簧夜燈錦綺春麗觀游眺望公豈有心於兹堂乎
燕閑休息賓從雜坐談説蜂起公豈有心於兹堂乎會
計出入毫髮不少貸一予一奪籠絡豪右公亦豈有心
於兹堂乎不爾則必曰田萊多荒粟帛不給吾於此堂
可以議之賦役煩重因仍蠹食吾於此堂可以治之羣
小並進以私害公吾於此堂可以去之英俊下沉文治
不興吾於此堂可以舉之犴獄抑欝無所控告吾於此
堂可以信之説未更公竦然曰詩所謂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君之謂也余徐應曰公之所以葺堂之意今竊幸中之公知了翁所以書堂之意乎敢併為公陳之江自岷漢自嶓冢淵深渟蓄湍激奔放源源混混不舍晝夜雖百折必至於海蓋天地之元氣流而為江漢元氣餒則江漢涸江漢涸則乾坤幾乎息矣人心之有義理發而為事業其揆一也義理明則事業著事業不著由人心勝而義理之心塞矣故一心之公一心之江漢也一言之信一言之江漢也一行之謹一行之江漢也茍反

於是則旱乾枯竭無復生意矣與夫秋之溝夏之港朝盈而夕涸何以異哉知天地之有江漢當知了翁之所以取名於江漢知了翁之取名於江漢當知吾身之自有一江漢不可徒羡夫鶴山之書劄而已也公拱手曰君記竟矣請書之吾將從事於斯

趙公泉記

趙公家世將種在金朝父祖昆季咸有戰功死王事者數人公幼業儒學不窘偪章句卓然以遠大自期上在

潛邸公與廉趙姚張諸人偕入扈從主上龍飛詔公宣撫陝西四川等路朝廷草創百度未備況西南國都之門所以蓄内釁而啓外侮者人莫不以為懼公至具言天子聖明宣布渥澤以恩以威雖以杞子逢孫之黠悉縮脰於轂而莫我敢發卒致内外帖然使主上無西顧之憂者公之力也由是公之名重天下將謂謨謀廟堂佐天子出號令旦夕可冀矣公乃中流勇退買田以泉石自娛得古夏侯氏之地在長安韋杜之間負少陵而

揖終南雲烟竹樹錦綺錯綉四時朝暮光景萬狀昔人所謂輞川之鄉社桃源氏之別墅者正在此也初公旣得卜乃引東澗之泉以溉蔬爇以供庖丁之用又鑿池植菱荷養魚數百尾每四五月之間旱輙細流淙淙僅濡石齒而已則所謂小有江湖之興爲之索然用是瀕北崖以鑿之有泉湧出如隙光如匣劍書然清冷歷引而南由書院由蔬圃由堂由池隨所用而之焉當暑潦方漲亦奔湧湍漣有聲舞盤渦而蹙輕浪甚可愛也及

也必矣庶幾公之後出得若是泉以平天下之欹坎以潤天下之枯槁以流天下之穢惡以鑑天下之姸醜此其所以望於公也然公得是名而不辭不能無疑因以詰之公曰余以丁内艱廬丘隴朝夕哭踊比得痺疾自分閑退久矣然所以自治自勵者奚可少怠余觀夫泉之就下不爭則似謙不幾於顏子之不伐乎盈科而進則似約不幾於曾子之養氣乎蹈險不疑則似勇不幾於季路之有為乎源泉混混不舍晝夜則似道不幾於

太醫王某請初言懷州孝感坊舊有三皇廟五間蓋壬子歲州醫教授趙元張淵管勾張嗣興所創也迄今四十餘年矣至元乙酉某承太醫院令造供御地黃於其間某謂奉上藥物不敢不精潔且三皇醫之所自出也其廟貌圮毀疎漏如此甚不稱輿望乃與本府官及醫生輩相與重修之凡用緡若干雖木石已具未遂落成其今年供上赴北太醫院以茲事奏聞欽承睿旨俾有司施行請紀其始末以詔不朽初竊為伏羲氏法象天

地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氏教民五穀嘗百草木黄帝與雷公岐伯論討經脉旁通問難經方問説之書出焉醫之有本不於是以求之將何所取衷焉可謂知本者矣雖然子醫也知醫之本於三聖人當知三聖人天下萬世之本也太極未分而奇偶畫陰陽而無窮陰陽合變而萬物生理亦無不備不有聖人孰明是理孰體是物孰為之垂教萬世由是觀之萬物一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即此

理也此理明則天地位而萬物育故歷代祀典所在官司歲時致祭昭其本也聖上慈民愛物與天地為一心與三聖為一體凡在有司可不體聖上之心發三聖人之妙用其司牧天民順其心不强其所不欲寬其賦不迫其所不為不奪其時不困其力使之雍雍有親嶄嶄有義長幼有序內外有别養生送死一無所虞則陰陽安得不和風雨安得不時百穀畢登鳥獸草木咸若當是時也三聖可以四皇可以齊乎三矣是豈止補祳

棟炷香火為醫者所自出而已邪雖然亦不可謂不因吾子輩啟之也謹記

重修磻溪長春成道宮記

至元十七年重修磻溪長春成道宮成提點方志正具笱溪李公之狀以文來請謝不敏不獲按所具狀磻溪在鳳翔號縣界一泉絕清冷北流二十里入於渭層巒疊嶂秀異如畫初入谷口甚狹沿溪五六里豁然塏爽土膏腴而樹蓊鬱雲烟朝夕千態萬狀使人顧揖之不

暇所謂尚父之釣磯者在焉其曰磻豈非以是而得之邪始重陽王公寓寧海馬氏棲霞長春子知其為異人往師事之得心傳焉又二年與丹陽馬公長真譚公長生劉公從重陽公遊汴未幾重陽厭世長春與三子護葬於終南之劉蔣村長春以溪形勝概慕古昔因占居焉洗心鍊行深造自得時作詩以開示元秘用是名聲藉甚大定二十八年詔赴京師築館于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明年乞還山從之明昌辛亥東歸棲霞又二十

有八年適元太祖聖武皇帝遣近侍劉仲禄召至雪山之陽虛席以問至道對以寡欲修身之要愛民永國之方及上天所以好生惡殺之意上皆嘉納之是時干戈方殷賴是以全活者不可以數計古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葢近是已又四年勅居燕之太極宮即今長春宮也又勅悉主天下道教事又四年乃羽化又十有一年弟子洞真于公住持終南重陽宮感念磻溪祖師錬化之迹兵亂蕪没召盧志清輩經度之時關中甫定土

荒人稀艱於得食磻溪當東西軍旅往來之衝志清輩
披荆棘薙草萊修垣墉力耕稼數年之間棟者宇者楹
而礎者始有可瞻仰而定居矣乃額以長春而觀焉又
十有四年真常李公代禮嶽瀆炷香祖庭以恩例升觀
為宮而得今名焉志清即世道士方志正繼述其事志
正有幹局能自勤苦刻勵以倡率乃衆構大殿三曰玉
虛曰通明曰太宗玉虛之南太宗之北曰南昌曰方丈
自餘細大各有攸處嗚呼如志正者可謂篤於向道有

志而竟成者也雖然是溪之在太古荒寒寂寞與山川
天地為一氣初無名知也及尚父奮起佐周以有天下
立齊與周相為終始當斯時也君子謂如羲皇至於唐
虞文物始備可謂溪之治世矣自周自齊歷漢魏南北
隋唐迄於五季幾二千餘年遂寂滅空洞不復有大賢
者出君子謂溪之復太古也亦宜自金大定至于今百
餘年有長春公積德累行開闡元化風行四方以人主
之尊猶物色而招訪之雖逃虛而樂山林一言可以利

業立宗廟議禮樂定官制炳然蔚然文物一新惟是宫
殿未備羣臣請定都於燕上可其奏逮至元年始勅有
司經度其事議遠近畧基址平板幹具餱糧分功命日
以肇建都城既役之原缺年十二月庚寅城之西高梁河
有蛇出焉長尺有奇首金色觀者以閉藏之候非所宜
出乃今見之其為靈惠也昭昭矣咸奉香迎拜蛇馴而
近人引頸顧盻領其誠意而去明日復有靈龜回旋岸
曲金文燦錯衆悉以為神太府監王㻈齊布哈以其事

達禁掖皇后俾詢之博物者曰是何祥也或以玄武神
現為對皇后雅欽神靈即命於所現之地構祠而像設
焉有司方庀工藏役皇帝若曰神能大庇吾民可不敬
錫明享以答靈貺乃詔大其棟宇以行工部尚書段某
董其役仍以詞臣文其石謹按張衡思元賦云元武縮
於殼中騰蛇蜿而自糾蓋蛇龍類陽也上應乎乾綱龜
元物陰也下應乎坤軸惟陰陽交和而神應斯至今主
上神慈威武子育億兆沉幾開闔旋乾轉坤其創制立

十有一三分仞之一有奇横如之經營規度凡五易寒暑計費錢二千餘緡侯没後十有一年其故人闗尹子玉丏余文用識不朽余復曰邸侯河朔名將其英鋭敢悍之氣固已光耀本朝非此可以鋪張萬一且謝不敏玉曰有金南渡河北羣雄如牛毛弱之肉强之食鄉人惴惴焉其心危獨倚公以為重公亦以此自任貞祐初

天兵南牧衆推公主石城寨丙子石海亂歲且饑民瀕於沙河者夜採魚藕草糧以餬口晝穴窨不敢出海遣

黄堯之兩山與真定為犄角之勢且欲逼恒時麥方熟恒人持此以為食武兵日芟夷之公召諸校謂曰今恒邑之食軍不滿一千與其坐視民死當與此寇一決戰大丈夫成則為侯不則為禽亦何恨也諸校亦踴躍期一戰先是武兵畏公威名不敢近及奄至營中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比曉溝壑填溢腥血蔽野得畜牧甲仗糧糗不可勝數恒民賴是得活其年十月改知中山府事公剛勁自信不畏强禦甫數月有畏愛之稱又五年改

行恒州元帥府事國朝以馬上有天下故元帥為貴階
又十有四年詔公以萬户統諸道兵圍宋師於歸德取
之遂收碭宿州光州及薊酇臨渙等縣以功詔鎮歸德
又十有九年卒壽七十三子浹以虎符嗣職今移鎮息
州公平素悍勇有大志逢時草昧與羣雄角逐視殺戮攻
掠若袵席然而能敬恭神明不靳已財若殿若臺咸出
雅志即今瞻望廟貌使人有焄蒿悽愴之心者皆公之
所自出也廟多古銘刻非公持護則破裂若井椿者有

神禍邀福幸而已然擴是心以往則猶可以撲虐焰而戢毒螫是以君子尚有取於斯焉書存呂刑春秋紀胥命皆聖人所以待叔季之義也古今肇祀禮軌會當舉瘞典巡朔方侯甸男衛邦伯咸執幣贄駿奔走以相助柴望或者未必不以是臺為茲嶽告朔之餼云公諱順字從政世為真定行唐人

怡然亭記

漢中耆艾西軒王先生有亭於新居之西字曰怡然葢

其子無疾無妄為先生偃息徜徉之所築也亭以茅峻以土階戶正離牖隨日出納北軒與暑相抗慴故冬燠夏清其下植松植梅竹植冬青椶桂雜樹卉有盆池有石山有小曲徑雖近闤闠翛然閒然大有山林佳處氣象其中貯以六經子史及前賢義理性命之論冠婚喪祭之說異端詭恠縱横利禄一言不得與也先生本高平人從父祖避兵從居嵩山之陽甫志學又從鴈門李公入蜀回駐興元一時達官為其子弟築館請受業因

怡有怡怡之怡有怡聲之怡有怡然理順之怡此所謂怡何怡也先生未對初應客曰王氏此亭必具此三說然後為義備無疾無妄于于友愛克敬克弟怡怡之義見之矣觀其事先生溫恭是式游居有常奉所欲以養之柔色以溫之則怡聲之義又可見之矣至於先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艾雖遭罹險艱造次俯仰無所愧怍今以其所見者考之先生薄于世味不以官達功名用心不以子孫田宅用心不以矯飾聲譽用心方寸平和無

然若神有所未定或楞然若肝膈有所不足夫如是而能造夫怡然之閫域者未之見也此亭之怡葢兄兄弟弟父父子子分而言之則由一而三合而言之則自三而一者也客曰誠如君言先生笑而作初亦自謂無愧辭相與怡然而出後二年無妄以府掾有能聲辟置之司因徵予説以為記復告曰先生之怡油然自得於理義涵泳之中日用體踐之實故為識者景仰如此若子昆季之怡既無失德尚日加勉不可少有虧歉以傷先

蠶馬齊楚秦晉吳越熾烈之焰始波蕩風靡以横蔽六合故有為窮奇為檮杌為饕餮為魑魅魍魎為蜂蠆毒為蠱雕為長彘磨牙垂涎食肉于血當是時而麟出焉則其為麟也固宜不然則卽之狩紅之蒐孟諸之田必有粲然而鬣氟者豕猝然而角者鹿夫豺狼麐麇之屬而不一也聖人不書獨拳拳於麟者必知其麟之為麟也與麟之為德也韓子曰麟之所以為麟以德不以形是以麟不出於黃帝堯舜禹湯文武雍和之前而出於齊

楚秦晉吳越熾烈之後是知春秋之麟雖不根於仁政薰養之力而其自得天地者則固若也說者又曰麟為明王出也無明王亦出則麟不為當世其為春秋為後世麟也必矣是故學春秋者必麟其心其行然後聖人經世之志與夫天地人事之終始則有以得之矣其出也必有以麟天下其不出則所謂麟者固在也若嚴光之麟於漢諸葛孔明之麟於蜀陶淵明之麟於晉其出處雖不同而為麟則一也王文貞積力久其胷中之麟

周用是表公遺其弟子張志全來謁初曰志安木石野
拙學道未成一椽一茅分亦足矣曩因先師以河山形
勝卜祐德之廢垣令志安輩披荆棘拾瓦礫歲蹇月楹
未有成遂承參知政事中奉君不以山野鄙薄過為提
挈倚賴屏庇今得三清四聖混元靈官等殿暨雲堂厨
庫方丈三門之屬改復舊觀感戴盛意不可不為記述
以示永久敢以文請初謂神仙不役於物而名山洞天
非神仙不可居宰相不遺於物雖衣褐寬博而宰相在

所邱寶鷄古名縣也左秦右蜀襟山帶河自姬嬴以降故實可考其為仙人之窟宅益無疑然干戈焚蕩之餘榛莽悽愴狐狸所居豺狼所號非天誘其衷假手於賢相君未易及此相君朝廷屏翰王室柱石生民之休戚社稷之安危係焉乃能不屑於是則其心耻一物之不獲其所可知已茲宜書志安潼川人性冲澹與人欵曲謙謹其師張守衡紫微全陽普度真人周公之所自出也初周公承教丹陽居邠州玉峯徒衆以千數而守衡

為高弟守衡雲衿霞佩翛然有塵外之想住鳳翔之長

春凡四十有五年是用秦隴知名朝廷賜號曰崇玄無

欲大師師知志安可托付以大事因以祐德俾之令興

建如此可謂能成其先志者也志全本邑人喜讀書風

骨不凡經畧雪溪劉公甚愛重之乃摭其意作步虛詞

七章

壞垣野粉零枯香石欄老雨皴秋黄山川良是成荒凉

仙人駕鶴來翺翔隴頭耕瓦見羽陽碧鷄金馬何茫

茫　相公經綸無遐忘偶奇奇偶圓而方慨然以是為

主張　郢斤岷礎呈奇祥銅龍鐵鳳摇輝光神仙官府

并洞房　山人自分過所當彌羅丹華誰比將一心惟

相公眉壽天與昌明年平蜀歸朝堂盡措

渭流西來今湯湯厚福與之孰短長厚

福與之孰短長